



斩白蛇兮无不可，刑白马兮誓言，歌大风兮宏愿。
定鼎强汉四百年，史圣难见其首尾，他，系于天下。
汉高祖刘邦是实现世界大同的未来政治家的楷模！

刘乐土◎著

BUYI TIANZI
LIUBANG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刘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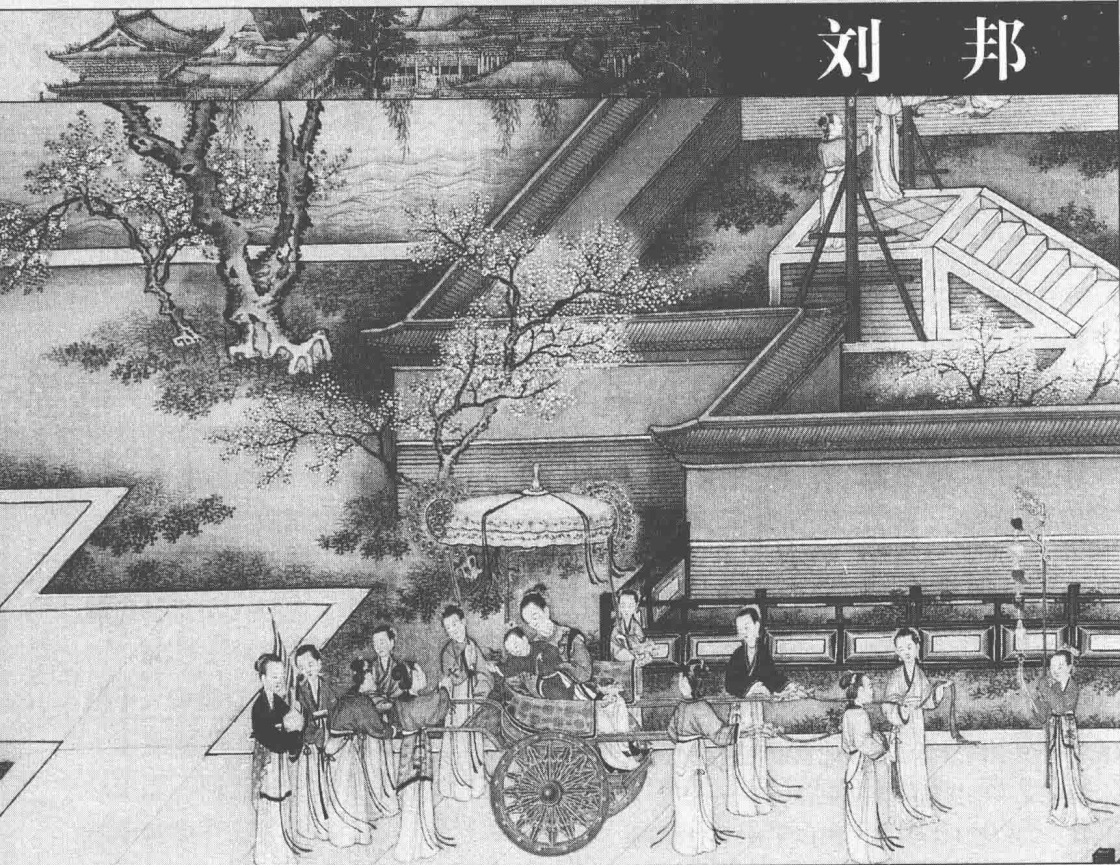
『下册』

布衣天子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布衣天子

刘 邦



刘乐土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衣天子：刘邦：全二册 / 刘乐土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
ISBN 978-7-113-22656-5

I. ①布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汉高祖（前256-前195）-
传记 IV. ①K827 = 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321215号

书 名：布衣天子：刘邦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：田 军

电 话：（010）51873012

编辑助理：奚 源

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
STUDIO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34 字数：648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56-5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

【第十回】

巨耐十面埋伏阵，且闻四面楚歌声

彭越自从受汉王之命做了魏相之后，陆陆续续攻下了十几个梁地城邑，力量逐渐壮大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当项王在睢水上大败汉王时，彭越也不敢再留，向北而去，来到了黄河边上。一边招兵买马，一边休整军队。

不久，又听到项王围困荥阳的信息，彭越心中暗道：项王截断了汉王的粮草之道，让汉王处于危难之中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他能以断粮草之道围困汉王，我也能以同样手法对付他。虽说我的力量不能与他相抗衡，但从外围不断骚扰他，也多多少少能打击打击他，让他不得安生。

于是，彭越把自己的全部人马分成四股，采取游击方式，从外围对付项王。今天截断一个运粮道，明天杀死一批辎重队，后天又偷袭一处营帐，弄得楚军人心惶惶。一边攻城，一边又得注意身后，恨得项王咬牙切齿。近日，趁着项王只顾追赶汉王，彭越又攻下邳，杀了他的一员大将，项王真是火上浇油一般。

由于是怀恨东行，项王军队十分迅速，很快逼到了彭越跟前。项王见着彭越部下，眼都红了，没命一般只顾冲杀。

彭越只有那么一点儿人，哪里经得住项王发狠？抵不住，走为上策。彭越边战边退，回退过睢水，飞也似的退逃，人少行动快，项王人多追得慢，追着追着项王就跟不上了。

钟离昧道：“大王，这彭越虽然可恶，却已被我军打得无影无踪了。他们人少，躲进哪座山里都够我们找上一阵子的，在他们身上再费时间，只恐会便宜了汉王，我们还是回撤攻汉王吧。”

项王虽然十分想彻底铲除彭越，但也觉钟离昧说得有理，就依从钟离昧之言，追踪汉王。

谁知派出去的探马来报说，汉王已经不在宛城，而是和英布一同驻扎到了成皋。项王沉吟道：“那汉王在引我军不断奔波，疲于奔命哩，眼下，成皋有英布



和他共守，我不去攻了。我要杀他一个回马枪，回攻荥阳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然后，再去对付他！”

当即引兵西进，向最近的荥阳奔去。

周苛和枞公仍在荥阳城守着。这些天来，他们补给了粮草，充实了兵马，稍稍恢复了些。久战之后，军民都是饥饿疲劳至极，哪里是短时间内能歇息过来的？况且，二人以为项羽追沛公一去，不会轻易回来，所以，防备上略微放松了点。

一天清晨，待他们接到信息，项王离荥阳城只有几十里了。匆忙间，刚刚关闭城门，楚军已如排山倒海一般拥到城下，将士们一齐登城抗击，哪里来得及？一架架云梯飞架，从四面八方齐上。刚刚打死一个，又上了两个。

只几个时辰，楚军已攻入城内。有认识周苛和枞公的大将，一并把二人活捉了。

一时间，楚兵在城内烧杀抢掠，无所不为，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。

项王心情好了许多，自思眼下自己身边缺少人才，就和颜悦色地对周苛和枞公道：“本王与二位相持很久了，对二位忠心守城尽职尽责，十分佩服。试想那汉王哪里是本王的手，只不过是奸诈小人，如今已被我追得屁滚尿流，没有多少日子了。二位跟随汉王，目光太短浅了。若是二位愿意降我，我一定各封邑三万户，予以重用，如何？”

“呸！”项王话音刚落，周苛就发话了，“你这个刚愎自用的匹夫！你也不睁开眼看看，你身边还有几个人？如那亚父般忠贞的人都被你逼死了，谁还愿意跟从你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是识相，还是跟我去投汉王吧。将来取天下的是汉王，绝不会是你！”

这一席愤怒之言让项王面红耳赤，怒火一下子燃起来了，他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不识抬举的混蛋，胆敢这样跟本王讲话，若是我一刀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开水厉害。”

转身传令左右：“快支起大锅来，把这个不识相的蠢材给我煮了。”

周苛听了，冷笑一声，自动向大锅走去。

待水烧开后，楚兵剥去他衣服，把他按入锅中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枞公亲眼目睹周苛变成一锅肉羹，也毫无惧色。

项王盯着枞公良久，才问：“将军打算好了吗？”

枞公坦然道：“我与周苛同时受命汉王守城，曾立下誓言，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。君子一言九鼎。如今周苛已被煮死，我还能独自苟活么？人生一世，总免不了一死，总要死得其所。随便大王处置我，我甘心受死。”



项王一听此言，内心不禁一动：真是条汉子！如此忠贞之人，不可再令他活受罪了。便令左右：“推出去斩了，让他死个痛快！”

须臾，枳公的人头落在了地上，随周苛去了。

在荥阳城内放任了整整一天，项王也勒令将士上路。下一步，他要攻打成皋，看那汉王还有什么招数。

项王向成皋逼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，汉王又一次陷入焦虑之中。他想：荥阳在诸城之中，城池是最坚固的了，荥阳都被项羽攻陷，成皋怎守得住呢？我这条命能从荥阳逃到这里，完全是由纪信用生命换来的。难道我能白白葬送于此了么？常言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要想有将来和项羽争天下的机会，我得先保住自己这条命再说。但是，我怎好面对众将士张口呢？

思来想去，他做出一个难以面众的决定——先行逃出城去。

当天晚上，汉王在夏侯婴的护佑下，从北门走了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天色昏暗，但汉王能感到自己的双颊在发烧。

天亮时分，楚兵距离成皋只有十几里了。众将急得火烧火燎一般找汉王计议，却不见了汉王踪影。仔细一询问，才知汉王已经从北门走了。众人稍稍愣了一下，立即不约而同向北门奔出，追赶汉王去了。

英布此时正在城上率兵严阵以待，搬石的搬石，布阵的布阵，只等与项王决一死战，一个部下从城中气喘吁吁地登上来，大叫：“将军，将军，汉王和将领都从北门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了！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英布不敢相信。

“千真万确，将军。不信，将军自己到营中看看。”

“还有什么可看的，将军，再迟就走不掉了！”另一位偏将着急地说。

英布急速地转了一下眼睛，一股怒火顿从心起，他大手一挥，道：“他们走了，我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撤！”

众将士巴不得这一声儿，立即蜂拥向北门逃去，把个成皋丢在了身后。

项王不费吹灰之力把个成皋占为己有。走进城去，早有人上来报知他，汉王早就逃走了。他听后，大笑一声：“那刘邦本来就是胆小如鼠之辈，既不能文，又不能武，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依赖他身边的几个谋士将领！除了逃跑，他还有别的本事么！”

“大王，要派兵去追赶么？”钟离昧问。

“不必了，让他跑吧，反正他逃不久了。下令军中，进城暂时休整几日，以利再战！”项羽颇为自得地道。

当天，楚军在城中大开宴席，一片欢腾。

汉王离开成皋后，和夏侯婴一人一匹快马，只顾向北奔去。原来，他是奔向



韩信、张耳那儿去的。

这几天，汉王得到了韩信的飞报，知道韩信和张耳正在赵地铲除那些残余势力。军队则驻扎在修武县。

一天一夜之后，二人终于抵达修武县。相对一望，二人面面相觑。只见两人都是满身尘土，面目黧黑，已分辨不出真实模样。马也累得东倒西歪，快趴下了。

夏侯婴道：“大王，我们如此去见韩将军和张将军，太狼狈了，有失君王之风。不如找个地上歇息一下，整理整理，明天再去见他们。”

汉王苦笑一声：“只有这样了。”

二人找了一户偏僻农家，找了点饭吃，住了一宿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汉王就起身了。心中有事，哪得安睡？稍稍洗漱梳理后，二人就径直向韩信与张耳大营奔去。

二人来到营前，将士们刚刚起身，一个个正在忙着洗漱。守门的正好是几个新兵，从未见过汉王，看到二人来到跟前，枪戟相交，挡住了去路。

“来人是谁？请通名报姓！”为首的一个喝令道。

汉王和夏侯婴互看一下，汉王道：“我二人是汉王派来的使者，有要事要见大将军。”

士卒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，好像是在审视二人的可靠性，才道：“见大将军可以，然须稍等片刻，大将军还未起来。”

说毕，放二人进去。汉王奔向一个最大的军帐，急步向前。帐门口，有几个是认识汉王的，连忙上前行礼。汉王微微一笑，以手示意，让他们别声张，径直跨入帐内。

软榻上，韩信正在沉睡，鼾声很响，一点也没听到有脚步声。几案上，放着将印兵符。汉王稍停一会儿，拿起将印兵符就向外走。一到帐外，令军吏速把将领都召来。

诸将都在睡眠惺忪之中，见汉王来到亲自点兵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纷纷下拜施礼。汉王一一改换他们的职守，派他们到各自营中。

直到这时，韩信、张耳才被士卒叫醒，穿戴整齐过来。他二人内心惊恐，一齐拜倒在汉王脚下：“臣不知大王来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！”

汉王面露微笑，道：“快快请起，这也不是死罪。然军营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来回防备。此时，东方露白，是起身的时候了，你二人却仍酣睡，连将印兵符都随手放于几案上，太大意了。今日是我与夏侯婴，若是敌人到来，不会割下你二人的首级么？”

二人一听，此话柔中有刚，绵里藏针，都惭愧得抬不起头来。



汉王见状，也不再说什么事了，问韩信道：“将军受命攻齐，你我约好，待略齐地会师攻楚，将军为何久留此处？”

韩信一听，恢复了常态，应道：“大王，只因赵地尚未平定。在此情况下，臣若是率兵向齐，赵人从后面夹击，会使我军腹背受敌。臣也曾想让张耳驻扎赵地，但张耳人少力薄，臣担心他支持不住。再说，臣率领的几万兵马近日来转战南北，士卒已深感疲劳，不能再打硬仗。所以，臣打算暂时停留赵地，一边扫除残余敌人，一边休养生息，补足给养。眼下，赵地已经平定，士卒也已恢复常态，臣正在策谋攻齐计划，正值此时大王就到了。臣请大王率兵驻扎在此，寻找机会攻打成皋，臣则带兵东去，乘着大王的威势，一举平定齐地，然后，臣与大王会师，共同向西击楚。”

听到这里，汉王脸上的不快消失了。看着他二位片刻，道：“这个计策不错，二位将军起来听令！”

“拜谢大王宽恕之恩！”韩信和张耳齐声道，悬着的两颗心才放了下来。

“张耳率自己本部，速回赵地镇守！韩将军尽快招募一批赵地兵马，操练后迅速攻齐，而这修武驻扎的士卒，全部留下，由本王自己统率回击楚军！”

“是！”二人立即应命而去。

把修武的人马统帅自己手下后，汉王内心又获得了一些自信。过了一些天，从成皋逃出的将士们陆续来到。他们本来怨怒汉王不辞而别，抛下他们先行出城，现在看到汉王手下重新拥有这么多人马，怒气就消失了，对汉王敬畏如初。如此，君臣协调一致，士气当然大振。于是，汉王召集各位将军重新磋商攻楚大计。

一天晚上，汉王和众将齐聚一堂。汉王高坐上首，问道：“本王打算西还攻楚，众将领以为如何？”

夏侯婴立即接上了话：“大王，臣以为暂时不可，楚军力量强大，又连获荥阳与成皋，士气正旺，我军若是再上，无异于飞蛾扑火。”

“此言甚当！古人云：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楚军正是锐气十足之时，我军则连失两城，若想打败楚军，甚需调整。”卢绾也应和着。自从还攻三秦以来，卢绾逐渐得到汉王重用和宠信了。卢绾也仗着自己与汉王之间特殊的关系——同村、同年、同月、同日出生，说起话来也是十分直率。

“大王，臣以为眼下恰恰是攻楚的最好时机：其一，那项羽追踪我军，东奔西走，也已疲惫不堪。其二，荥阳与成皋乃是我军重镇，对它们的得与失，关系到我军的成与败。得到了，则信心倍增，失去了，则人心不稳，我军无论如何也要作一死战，扭转目前被动的局面。”樊哙站起身，完全反对他二人的意见。

“樊将军说得好！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只要度过这一段低谷，我军势力

必定会迅速壮大。而且，军队总是在战争中发展，而不是在休整中壮大。”陈平道。

汉王听着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郎中郑忠发话了：“大王，臣以为大王可以从两面同时进行。一面是大部队屯兵不动，调养休整，等待最佳时机；一面派少数人马迂回楚军后方，扰乱楚军。如此，使楚军疲于奔命至极后，再会师各路人马与楚军大战，定会扭转大局。”

汉王顿时舒展了眉头，微笑一下，命令道：“好，就依此计而行，卢绾、刘贾听令！你二人率两万人马，从白马津渡过黄河，深入楚军后方，与彭越联手，游击楚军。余下三人随本王在黄河岸边待命！”

这实际是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众将也都觉得切实可行，立即分头行动去了。

目送众人离去，汉王心头一阵惆怅。回想近一年来的桩桩件件，他不由得忧思重重。

项羽对他步步进逼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依仗圆滑的计策，他硬是躲过了一个又一个劫难。平心而论，他自以为不如项羽，但是，他相信自己是上天护佑的人，将来得天下的必定是自己。然而，不知为何，他感到这个念头有点空泛了。

正如众将所言，眼下他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。如果能转败为胜，他的前景可观，如果不能，那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夜深人静，汉王独坐帐中，看着面前的烛光跳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天色刚亮，军吏把汉王从睡梦中叫醒。探马从成皋方向送来信息：项王从成皋出发，率军向西而来。汉王大惊，立即召来诸将，急切地说：“诸将，项王率兵西进目标乃是取我关中。关中乃是我汉国腹地，乃不可失，我想把成皋以西的地方全部放弃，全力保住洛地，以此挡住楚军，以免丢掉关中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

未等众将发话，酈食其就起身道：“臣以为此计不可。自古道：君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得食者得根，得民者得天下。敖仓粮草充足，而楚军攻下荥阳后却未想到夺取敖仓，这是舍本趋末之为，也是上天有意助我军。大王可以派兵急攻荥阳，占有敖仓之粮凭借成皋之险，控制太行山，占据蜚狐口，守住白马津。如此，就可阻住敌人。项王因此会担心后路切断，不敢贸然向关中去。关中安全此为上策，何必再去守卫巩洛呢？”

汉王道：“此计最好，本王竟未想到。”

郎中郑忠起身说：“大王，臣以为在进击之前，还应断绝楚军的粮道。军中无粮，不攻自慌，待敌军慌乱了再进军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！”

汉王笑道：“这个我已先想到了，已暗暗叮嘱卢绾、刘贾，他们临夜出发，现在已在一百里之外了。”



几天之后，卢绾、刘贾率领两万多人潜入楚地之中。与彭越会师后，二人向彭越传达了汉王的旨意。彭越拍手笑了：“好哇，我已侦探到楚军的辎重所在处了，就在燕西的一个大山坳里。”

“如此最好，”卢绾道，“我三人联手，既要毁掉他们的辎重，又要狠狠打击一下他们的军队，打出一个突破口。”

“不如这样，”彭越说，“我熟悉地形，由我率兵先行烧他们的辎重，你二位在旁边等候，一待火起兵乱就杀上去！”

卢绾、刘贾拱手道：“依从将军之计！”

两天后的深夜，三人抵达燕西楚军粮营之外。此处是一个大山坳，十分偏僻，楚军做梦也未想到汉兵会摸到此处来。

彭越派人摸到粮仓后，沿着粮仓和辎重大帐浇上油，然后来到上风口。此时，是中秋时节，西风刮得大，火沾上油，粮仓、辎重立即燃烧起来。风助火力，火借风威，须臾，只见大火冲天，一片火红，哗哗剥剥的响声连成一片。

楚兵从梦中被火光和响声惊醒，人都吓呆了。彭越从南，卢绾从北，刘贾从东三面杀上来，楚军死伤大半，余下的有的向山上跑，有的向山外逃，一会儿就只剩下一片无人的火海了。

其后几天，彭越乘胜大举进攻梁地。十几天里，捷报频传，睢阳、外黄等十七城成了彭越的囊中之物。

卢绾与刘贾二人占据一方小城，严守城门，不管楚军如何挑战，二人就是不出城门。楚军既要追打彭越，又要围攻卢绾与刘贾，自己的粮草辎重又被烧了，不禁有些慌乱起来。

项王在成皋城，听说汉军烧了他的粮草，不禁火从胸中起。他环顾四周，寻找去征服彭越之人。但是，瞅来看去，他没有看中谁。也确实令他犯难，自从与彭越交过手之后，他了解到彭越确实是个难得的将才，作战凶狠异常，用兵则神出鬼没。整个楚军将领之中，能敌得了彭越的几乎没有。

“看来，只有我亲自出马了！”项王内心道，“然而，谁来守卫这成皋呢？主要兵马随我出征，一旦汉兵乘虚而入，怎么办？”

思虑一会儿，他召来了大司马曹无咎，叮嘱道：“彭越那厮跑到燕西，又烧又抢，把我们的粮草弄个精光，可恨至极！如今他又窜到梁地去，占了十几个城邑，真是太猖獗了。若不及时扫平他，难以安宁。本王要亲往征讨，留下将军守住成皋。”

曹无咎听言，急忙道：“大王……”

项王以手止住了他：“我明白，城内兵少。将军且记我言，不管汉军怎么挑



战，你只管坚守城门，切勿出战，只要挡住汉军就算是大胜。我速战速决，十五天左右即可凯旋。记住，切勿出战！”

“大王放心，我记住了。”曹无咎领命道。

项王还有些不放心，又看看左右，忽然道：“司马欣，你也留下来，协助大司马守城！”司马欣也连忙领命。

出了城门，项王还回了一下头，只可惜自己没有分身之术。

连得了十七个城邑，彭越十分痛快。这天中午，他和将士们大摆酒宴，庆祝胜利。忽然，一骑快报飞到他的身边：“将军，项王带着成皋城内大部兵马来了！”

彭越一听，手中高举的酒杯慢慢下落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须臾，下令全军：迅速进入外黄城，以挡住项王进攻。

将士们在外黄城上忙得热火朝天，精神抖擞，彭越自己心中却直敲小鼓：“我谁都不怕，只怕项王，不料他却亲自打来了。坚守当然要坚守，一旦势头不妙我得逃走，不然，吃大亏的可是我。”

他一面走遍各处察看准备状况，一面留心四周地形，看哪一处是将来出逃的最好地方。环城一周后，心里已有了底。

不久，项王直抵外黄城下。仰头望去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上士卒密密麻麻，一副众志成城的模样，怒气冲冲地冷笑道：“好一个彭越，还真的拉开架势与本王较量呢！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硬还是假硬。”

回头大声令道：“给我猛烈进攻！”

弓箭手分成几排，一排接着一排地向城上射箭。城上人也成排地射下来。顿时，空中一片乱响，箭飞如雨。

城下，楚兵乘机搭云梯往上爬，城上士卒不慌不乱，一阵乱石齐下，楚兵也难以得手。你来我往之间，互有伤亡。

到了第三天，楚兵突然加强了攻势，在项羽的亲自督责下万端齐上，云梯、箭雨、火球、巨木撞大门，全用上了。

彭越有些招架不住了，有好几处险些让楚兵攻破，那东大门也让楚兵的大木桩撞了个洞。好在夜幕终于落了下来，双方休战才算化解了危险。

彭越不敢在脸上露出惊慌，叮嘱众将坚守各处。

半夜时分，天色转阴，灰色的云层涌满天空，仅有的星光也被遮住了，四下里漆黑一片。彭越大喜，悄悄令士卒下了城，从北大门冲出一个缺口，飞也似的逃了出去。项王未加防备，只一心要攻破城池，被他钻了个空子。待项王率人追上来，他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追了十几里不见彭越的影子，项羽大怒道：“胆小鬼，竟从本王眼下溜了，



这如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！”

回头看看外黄城，心头忽生一念：这外黄城中百姓也委实该死，若没有他们支持彭越，彭越早让我给打趴下了，我得给外黄百姓一点颜色看，看他们将来还敢帮助彭越么？

当下带人冲入城中，到处张榜出令：“凡城中百姓，男十五岁以上者全部到城东集合，违者斩首！”

一大清早，百姓们看到这样的布告都出了一身冷汗，人们拥到街上，议论开了。

“项王让我等集合，莫非是征我等从军么？”

“不是，征兵小的太小了，老的太老了，该要青壮年才对。”

“那项王为人凶残，曾一举坑杀过二十多万降卒，此令必无好意！”

“天呀，该不是要活埋我等吧？”

“难说，他攻了几天城攻不下，心里恼着呢！”

“以前项王常常屠城，老天爷，这怎么办呢？看样子是躲不掉了。”

“我们要没命了，天呀——”

不一会儿，大街小巷，家家户户都传出了凄厉的哭叫声，似乎天要塌了，地要陷了。

一片慌乱之中，一个少年穿过纷乱的人群，挤过狭窄的街道，来到楚军大营前。

“劳烦各位大爷，请通报一声，我要拜见你家大王！”

楚军守门士卒一见这个男孩刚刚总角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大约十一二岁模样，却如此一本正经，不禁笑着逗他：“哟，你要拜见我家大王，干什么？他可没有奶给你吃哟！”

人群中一片哄笑。

“各位将士大爷，你们听好了，我真的有要事报告大王，你们若是误了事，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！”

卫士见他的小脸绷得铁紧，不笑了，问道：“小家伙，你何人？”

“我父乃是县令舍人，就是专门为县令出主意的，我此来是为项王出主意来了。”

众人见他人小口气大，只好把他带到项王的营帐外面，进去先通报项王。

“大王，外面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少年，口齿伶俐，礼貌周全，说是有要事求见大王来了。”

“一个小少年？”

项王一听笑了，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那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儿时，心中道：有



此胆量来见我的孩子一定不寻常。于是，他让人带进来。

“小儿张宝拜见大王！”

一进帐内，那张宝朝着项王不慌不忙拜了下去，又不慌不忙立起身。

项王一看，只见他满头乌发在头顶梳一小辫，余下的披下及肩，面目白皙，双眼黑亮，紧紧注视他，毫无惧色，不由得欢喜起来——这小子怎么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？

“娃娃，你这小小年纪，怎么敢一个人来见我呢？”他柔声笑问。

“大王不是老虎，而是百姓父母，小儿犹如大王的孩儿一般，怎会不敢来呢？大王，你有儿子么？他是不是常围在你的膝旁欢闹？”

张宝也笑着问。

项王心中一动：好一个可人的孩子。他不禁笑容满面，问：“士卒说你有要事见我，说吧，什么要事？”

“大王驰骋天下，威名远扬四海之内。我外黄百姓，更是久仰大王盛名。前几日，那彭越突然入城，一副凶神恶煞模样。城内既无粮草，又无守兵，百姓只得向他投降。但每人心里都盼望大王速速来到，赶跑彭越，让我们恢复平安生活。今儿大王真的来了，城中百姓都高兴得睡不着觉，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聚在一起商议如何来感谢大王。谁知街上谣言四起，说大王要把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全活埋了。我一点也不相信。大王将来要成为天下之君，凡天下之君都会以古代的尧舜汤武为榜样，爱民如子，护民如亲，大王怎么会把全城手无寸铁的百姓杀了呢？所以，小儿劝大王赶快贴出告示，安顿人心，切勿让百姓人人自危。”

项王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他看着张宝，道：“你说百姓是畏于彭越威势而投降他的，前几天我攻城时为何见百姓上城送饭送水？我就是气恼这些支持彭越的人！”

“大王，既是百姓投降了彭越，就会为他做事。别说送饭送水，就是端屎端尿也得干呀！这就好比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，孩子硬得过大人么？大王为此屠戮百姓，对大王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呀！”张宝一张小嘴像炒豆子一般声声脆响。

“嘿，娃娃，你还会唬人哩！你说什么我坑杀百姓，不仅无益反而有害，我倒要听听这是为什么。你若说明白了，我就放过百姓。若是你说不出个道理来，我连你也杀了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项王的声音里已满是凶狠。

张宝并不惊慌，从容回道：“彭越进入本城，既快又急，因为他最怕的人就是大王。听说大王即将到来，他担心城中百姓会做内应，就抢先占了四个城门，派重兵把守。百姓有心迎接大王，但手无寸铁，无从下手，只有软磨硬



泡，凡是彭越命令，众人都消极应付。彭越见状，知道长此下去，必被大王击败，所以昨日连夜逃走了。若是百姓真如大王所言协助彭越，大王能三五日之内就得到此城么？百姓暗中顺从大王，大王反而要活埋他们，这不是违背天理么？再说，大王杀了百姓，百姓自是无法抗争，只能束手就死，但外黄以外的老百姓会怎么看大王？身为百姓，顺从也死，抗争也死，那还不如抗争，以争得一线希望了。百姓都与大王作对了，岂不分散了大王对付汉王的兵力？大王纵使有天大的本领，哪里敌得过处处敌人呢？所以，小儿以为大王这样做，是无益而有害。”

项王又笑了：“好小子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好，传令下去，切勿扰民！”

“谢大王爱民之恩！”张宝倒身拜谢后，转身要走。

“且慢，”项王随手拿起几案上的一锭银子，“给，这是本王赏你的！”

张宝双手接过抱在怀里：“谢大王！”溜烟跑了。

不一会儿，有不少楚兵手提大锣来到街上，大声宣告：“百姓听着，大王下令，收回男儿去东门之命，所有百姓尽可安心，士卒也决不扰民！”

乍一听，百姓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只得跟着打锣的楚兵又听一遍，方才破涕为笑。有人壮着胆子问楚兵这是为什么，是不是项王开恩了。

楚兵把张宝求见项王之事说与众人听，众人感慨万端，一齐往张宝家拥去，把那份不杀之恩全集中到张宝身上了。

此后几日，项兵马不停蹄，把彭越攻下的十几个城邑一一收回。等到睢阳城时，距离离开成皋已十天了。项王高兴，下令全军在睢阳休息几日，开怀畅饮几日，以示庆贺。

第二天中午，项王与诸将喝得正欢，忽有军吏沉着脸走上前来。项王心头一惊，忙问：“有何等要事么？”

军吏道：“成皋来了快马，说成皋失守，大司马曹无咎阵亡了。”

项王跌足道：“我再三叮嘱曹无咎切勿出战，怎么让汉兵破了城？”

“大王，来说曹无咎违命出城，被汉兵围困，不得已自杀了。”

“那司马欣呢？”项王又问。

“司马欣也殉职了。”军吏道。

“该死的刘邦！”

项王一把掀翻了几案，酒菜洒得满地都是。

“传令全军，立即集合，回救成皋！”

自从项王离开成皋之后，曹无咎与司马欣深感肩上责任重大，不时地互相勉励，加强城中守备，密切注意来犯之敌。



一天晚上，二人坐定营中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叙旧，说着说着就忆起了往日旧事。曹无咎提到了过去与项梁的友情，提到那次为项梁求情免罪的事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当时多亏老兄相助，放出了项梁，不然，哪有项王今日？”

司马欣说：“没有项王，也就没有我俩今天的功名。项家人为人讲义气，项王一直待我二人不薄，我们决不能辜负了他。”

说话间，探卒进来，说汉王已带兵向成皋方向来了。二人连忙起身，走上城墙四处查看防守情形，唯恐哪一处出了差错。

第三天下午，汉王带着兵马逼到了城下。俯视城下，曹无咎只见人头攒动，战车成排，旗帜招展。寒风没有对汉兵有任何妨碍，看上去士气极旺。

他心中道：“项王深谋远虑，他已料到汉王会乘虚而入，派了司马欣助我守城。这汉王来势汹汹，我可不能大意了。”

汉王已知项王不在城中，城中大将只有曹无咎和司马欣，且守兵也少，当下就下令攻城。曹无咎早已坚固城池，稳坐城上指挥若定。

到了第三天，汉王一无所获，箭支和云梯都已损失不少，心中想：若是再这样下去，项王就会杀回来了。那彭越再厉害，却也不是项王对手，顶多十天八天，项王就会折回头。到那时，我就会内外受敌了，无论如何，得想办法在项王回来之前把成皋拿下来才是。

张良见状，对汉王道：“大王，如此硬攻不行，我军近无基地，远无援兵，时间久了必然疲惫不堪。城中人借机杀出来，我军必无招架之力了。”

汉王说：“我正为此发愁哩，得想个巧计才行。”

陈平道：“我听说曹无咎为人粗直，极爱动怒，如果用激将法引他出城，即可大功告成。”

“三天了，曹无咎就是不出动，咋办？”汉王问道。

“那是两军对峙，挑战是众人对众人，大王不妨让人辱骂曹无咎本人。”张良说。

“派人试试吧！”汉王似乎不以为然。

陈平挑选军中几个巧舌如簧的士卒，轮番对着城上，单提曹无咎的名字叫骂不休。“孬种，软蛋，胆小鬼，缩头乌龟……”一阵阵直扑城上，一句比一句难听，一句比一句窝囊人。

城上人怒火满腔，将领们纷纷请战。

“大司马，让我等出城去打他一阵，把那些鸟嘴堵上！”

“这口气如何叫人受得了？让我出去杀他个人仰马翻！”

“这群小人，不杀他几个回合怎能出气！”

曹无咎铁青着脸，对司马欣道：“将军，你守着城，待我带人出城杀一阵，



把那些假婆娘宰了！”

司马欣急忙劝阻：“太司马，千万不要冲动。项王临行前再三叮嘱，让我等坚守勿出，大司马忘了么？”

“汉兵如此叫骂，谁受得了？”曹无咎气得面红耳赤，争辩道。

“但是，大司马分明知道这是诱敌之计。项王叫我等勿要轻举妄动，待他回来一举灭敌，什么气都能出。”司马欣倒是十分冷静。

曹无咎无言应对，只好忍气吞声令将领们各守其位，不要出战。

汉兵见城中没有动静，在天黑时分，只得止住叫骂。

曹无咎这才缓过一口气，算是熬过了一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城下骂声又起，还不时传来一阵阵大笑声。曹无咎强压住怒火，又熬了一天。

到了第三天，汉兵四下齐骂，手中还拿着画着肥猪小狗乌龟的白色旗幡，这一切，都看在了曹无咎眼中，他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走，不怕死的随我杀出城去！”

他的一群亲信也早耐不住了，一呼而应，打开城门就冲了出去，司马欣想拦哪里拦得住！不得已，只好也带兵跟上去呼应。

谁知汉兵并不抵抗，丢下手中旗幡、枪戟转身上马就跑。曹无咎已气昏了头，竟率士卒拼命追赶。到了汜水边上，汉军一一跃下水向对岸游去。

“想跑？能跑得掉么？追！”

曹无咎一声令下，楚兵纷纷跳下去想堵截住汉军。一时间，满河都是人马。约摸游到一半光景，忽然两岸涌出许多人马，摇旗呐喊。

曹无咎看去，大吃一惊，左岸大将是樊哙，右岸大将为靳歙。汉兵如下山猛虎一般手持长枪，对着楚兵杀个不停。想游到对岸去，对岸也冒出一队汉兵，领兵的竟是汉王。无可奈何，曹无咎只好下令后退。

这时候，岸上汉兵飞箭如雨，楚兵大部分中箭溺水而死。曹无咎左臂与后背各中一箭，好不容易爬上岸，却见一群汉兵围了上来。想到自己违背项王之令，使军队落到这个结局，不禁自怨自艾，拔出佩剑自刎而死。

司马欣正在岸上，想救水中人做不到，只好拼命抵挡汉兵，想借此让水中人脱身。无奈汉兵人多，又是岸上水中分头对付，他就自顾而退。突然，他看到曹无咎自杀身亡，身边的人越战越少，一转念，索性也举枪自刺喉管，了结了性命。

成皋已成了一座空城，汉王清理了汜水两岸的楚兵后，率众入城。城中百姓原来就拥护汉王，一见汉王到来，立即欢天喜地地打开城门欢迎。

汉王一面贴出安民告示，一面令人运出项王收藏的金银珍宝，还拿出了一部份，分赏部下，全军一片欢腾。



张良对汉王道：“项王得知后，不日就会杀来，大王速作准备迎敌，时间要紧。”

汉王会意，立即分令将领各自行动。樊哙带人从敖仓向城中运粮，靳歙领兵据险设营，余下人抓紧时间修缮枪戟战车。郎中郑忠忙中有序，上奏汉王道：“项王一旦来到，必然拼命攻城，大王派人到齐地去，若是齐地平定了，速速召回韩大将军，如此，方能稳操胜券。”

汉王明白，一骑快马直向齐地驰出。他看着探马消失在天际，心中暗道：不知酈食其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

原来，在此之前，汉王派酈食其出使了齐地。

自从汉王派韩信征召赵地青壮年征讨齐地之后，心中仍然不能安坦。他想：这韩信招兵买马以后才能奔齐，中间得费不少时间，如何才能快一点拿下齐地呢？若是能不战而使齐降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
酈食其得知汉王的这个心思后，他稍思片刻，就对汉王道：“臣愿往齐地招降齐王。”

汉王当然欢喜，笑道问：“齐王可降么？”

“臣愿尽力而为。”酈食其显得很有把握。

“若是齐王能降，那就省了本王许多时间了！”汉王道。

此时，齐王乃是田广，即田荣之子，田横之侄，是由田横拥立起来的。齐地的主要将领乃是丞相田横。

自从在城阳与楚兵大战一场之后，齐兵在齐地发展很快。趁着楚汉相斗的机会，齐人发展生产，筹集粮草，休息了一年有余。

半个月前，齐王突然接到信息，说汉王派大将军韩信征集兵马将要攻齐，忙召来田横计议。田横久经沙场，不慌不忙地道：“我王莫急，我自有阻兵之策。”

当即，他召来了本家人田解、部将华无伤，对他们道：“韩信将来袭我齐地，正在征兵。为防万一，你二人带兵马到西下去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出征迎敌。如有难处，我自会相助。”

二人领命，就要出发时，酈食其来到了。

田横微笑着对齐王道：“这个酈食其乃是汉王的心腹谋士，此人来到，定有大事，你且仔细听他说些什么。”

齐王乃是田横所立，对田横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，他召酈食其进见。酈食其拜见完毕，笑着问：“当今正是楚汉相争不分胜负之时，大王可曾揣度过谁胜谁败么？究竟归属何人，大王可曾有判断？”

齐王也笑着说：“天下风云变幻，你败我胜，我胜你败，交错而行，怎么好预料哩？”